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三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黃天霸信義全交

話說惡奴喬三與眾綠林飲酒閒談，正飲在半酣之際，才要提敘謀害之話。忽然跑進一人，走到喬三跟前，躬身帶笑說道：「莊外來了一人，年紀三旬上下，身形瘦小。穿平常衣服，坐騎白馬，身帶弓箭，拔一支圓頭箭，望空中射去，墜下；用弓梢接來，滴溜溜一轉，接在手中。把弓箭插在囊中，下馬躬身，口稱：『線上的來到，借重通報一聲。』小人特來回稟。」喬三尚未答話，忽見一位老江湖帶笑說：「三弟，此人來的正好。我們正想趁施不全奉旨山東賑濟，飽載而歸，截他些路費，哥們也好各奔前程。連連在此攪擾三年，我們心下不安。」喬三聞聽，知道這家好漢，乃響馬的瓢把子；姓褚名彪，年有五旬，渾身武藝。手使雙拐，一匹甘草黃馬，一日能跑三四百里。那馬好象透骨龍，每日吃的都是小豆。惡奴見過他的本領，敬之如神，連忙帶笑，尊聲：「老仁兄，你我卻似同胞，何言攪擾二字。不知來的此人，怎樣稱呼？」褚彪說：「此人姓朱名光祖。我素知他是真正好漢，少時請進，須要接迎才好。」喬三說：「快請。」那人答應，轉身出去，霎時回報。那人到了門前。喬三連忙站起，同眾接出門去。褚彪忙叫：「接馬！」上前拉手，光祖帶笑問：「大哥好。」褚彪答言說：「三弟好。」又說：「老弟過來見見。這就是我常提的黑馬單鞭喬三爺。」朱光祖聞聽，鬆手往前緊走兩步，與喬三拉手兒說：「久聞三太爺很聖明，今日特來拜望。」惡奴回答：「不敢，兄台過獎了。久聞大名，今睹尊顏，三生有幸。」朱光祖謙遜了一會，只得先行，一同眾盜進廳，讓坐，分賓主位坐下，又添酒菜。

敬酒已畢。席前喬三說道：「施公現在德州下馬，不日回京。咱們借些盤纏，想煩勞眾位，白日喬裝扮作平人，混入德州城去，夤夜齊進金亭驛，殺了賊官施不全，抱去財物，眾位只管四散。」朱光祖嘆味的笑說：「列位兄台休生暴躁。古人云：『將在謀不在勇，兵在精不在多。』」喬三聞聽，答言：「若依賢弟，怎樣辦法？」光祖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何用大眾進城？交給小弟，只須如此這般。便可成功。」褚彪說：「別說過頭話，事若不成，奈何？」光祖聞聽，微微冷笑說：「仁兄，不必小看於我。我與仁兄一別幾年，遍訪明師，受異人傳授，善能飛簷走壁。眾位不信，當面打扮與眾位看看。」光祖安心要顯顯本領與眾觀瞻，把眾人請至堂院。光祖躡蹻跳躍，上房越脊，不亞如猴猴一般。喬三觀之大悅。褚彪連聲誇好。褚彪說：「愚兄與弟相別幾載，那知你強勝□倍。我們大家恭敬三杯。」光祖不好辭脫，帶笑說：「小弟謹領。」褚彪說：「千斤重擔，老弟不得卸肩了。」朱光祖酒已半酣，站起來說：「我既獻丑，就有心兜攬。殺了不全，回來好獻功。」褚彪說：「賢弟把人頭帶回，方不負綠林好漢。」喬三吩咐喚酒，先與朱賢弟慶功。

忽聽朱光祖說：「小弟此去，不過天交了五鼓就回。」喬三與眾寇聞聽不表。

且說施公與天霸計議停妥，酒飯用畢。不覺日晚，乘上燈燭，吩咐各去方便，非呼喚免到。眾內丁答應出廳，回身把柵扇掩關，雖不敢遠離，卻去偷安躲懶。剩下施公一人，心中事煩，回手由案上取過稿案來展開，燈下觀看。但見呈詞上，莊頭所犯，盡是□惡不赦之罪。暗想：下帖請他不來，怎麼得完案？想了會子：「不如我明日親身到霸王莊拜望，就中行事，何愁拿不住莊頭？」想罷，不由心中大喜。

不言賢臣閱看呈狀，卻說朱光祖與眾寇談到天晚，好漢復又換上那一副行頭，外罩一件大衣，告辭眾寇。眾寇把他送出堡外。光祖兩腿如飛，來到城下。看了無人，天黑無月，把身上大衣脫下，卷了卷掖在破壁之中。聽了聽鑼打一棒，好漢讓城上巡夜兵過去，施展走壁之能，趴上城牆。復又縱下，腳踏實地。忽又想起說：「哎喲！我好粗心！初至德州，又不知驛館在哪巷內，該問明方是。此時天黑，即便問信，我這式樣，漫說討信，只怕人一看見就准嚷喊拿賊，行不成刺，還把我拴上呢！這可如何是好？」為難多會，說：「有咧，我何不溜著竊聽私語？」看官，常說無巧不成書，光祖正在思想之間，那邊來了二名更夫，一夫打鑼，一夫打梆搖鈴。此差乃大人下馬後新添的，先前只一人打梆而已。且說好漢讓過二名更夫，暗暗竊聽。只聽前邊那個打鑼的說：「張老弟，你須要屁股搖鈴，手打梆子。往年差使，定更打鑼。今欽差到此，官兵不斷巡邏；新近又添這些夜防嚴密，半夜必到金亭驛點三次卯。」說著一直奔金亭驛而來。朱光祖跟著更夫，到了館驛。更夫去到館內點卯，他就在此圍牆繞走。但見前面大門之外更房那三面，全是風火後沿。看罷走到後拐角，腳朝上，頂朝下，雙手抱住牆角，雙膝用力，霎時上去，爬在牆上。雙腳一挺，上身一擰，翻身走起。又用雙手扶瓦，身形一挺站起，掌手遙望；但見群房前面有燈，後面黑暗無人，兩邊配房，一邊房內有亮，一邊黑暗。又見正廳三間，前有卷棚，屋內透燈光，門窗關閉，寂無人聲。好漢看罷，暗說：「施不全，合該你命盡。霎時一刀割下人頭，帶回好見眾家兄弟。」

不言光祖房上暗想，且說黃天霸、關小西二人，早已議定。

天霸令小西暗裡躲藏，拋磚為號；天霸在正廳抱廈之下埋伏，雙雙暗中提防。黃天霸此時早拿定主意，想著兩邊房後，並無進處，來人必得從前面進去，好漢忙把鏢取出防備不表。且說朱光祖看罷，一伏身順牆溜下，竟奔房後，打算必有進路，潛蹤來到房後細看，但見沿下橫窗一溜，下面是牆。腹內說：何不上去，隔窗偷看動靜如何，再找別路進去。想罷，走到牆根，把身一蹲，往上一躡，嗖一聲縱起身形，伸雙手攀住窗台，又把身子一擰，輕輕上了窗台。手拉上面，扭項，用舌尖破濕紙窗，一隻眼往裡偷看。從上往下一溜，輕輕腳沾實地，繞過後面。回手腰內取出兩把板斧來，雙手把定，直奔抱廈而走，來進門前行刺。且說抱廈下的黃天霸，地上暗處藏的關小西，他二人早已看真。天霸此時把鏢擎在右手之中，暗罵：「好個囚徒，竟敢來在金亭館行刺，那知有賊祖宗在此等你！」言還未盡，只見賊人相離不遠，好漢一聲大喝：「呔！賊人休走，看某鏢到。」把右手一揚，單撒手，只聽吧的一聲。天霸安心要留賊人活命，往下三路打去，鏢中大腿，哧！「哎喲！」光祖才要轉身逃走。黃天霸聽賊人中鏢，忙忙跳下。小西聽見「哎喲！」一聲，慌忙打了一箭步，從黑暗處吱一聲，躡至面前，舉刀就砍。天霸一見，連忙嚷道：「留活命要緊。」小西聞聽，擎住利刃。話言未了，忽聽賊人大叫道：「使鏢的莫非是黃天霸？」好漢一聽聲音甚熟，連忙回答說：「中鏢者別是朱光祖罷？」小西一邊聽著發愣。但見二人，他一個丟斧，一個插鏢，湊到一處，執手相親。這個問：「仁兄一向可安？」

那個說：「老弟近來可好？」小西聽了聽，這才醒過來咧！抱刀說：「你們二位既然相好，乃是一家人，快請這位進房一敘，有何不可？」天霸回答：「此言有理。」望著朱光祖說：「仁兄請。」朱光祖說：「老弟且住，等劣兄把鏢還你，然後討坐。」

言罷彎腰用手拔出腿上那支鏢來，雙手一遞，帶笑說：「劣兄的賤肉皮破了。老弟有藥拿來。休怪，休怪。」天霸帶笑回言說：「小弟斗膽，傷了貴體，求恕求恕。」忙回手從錦囊內取出一包靈藥，打開與光祖，上在傷痕之處，立刻止血不痛。光祖彎腰拾起雙斧，插在背後。天霸將鏢入鞘，他兩個手拉前行，小西在後。三人進了屋內，分賓主坐下。小西將刀人鞘，掛在壁上，走出去，不多時，端進茶來，每人一杯。茶罷，黃天霸帶笑說：「小弟請問一言，不知仁兄受何人之托，前來行刺？」

一句話問得朱光祖面紅過耳，遲疑多會，說：「罷咧！此事真把人羞死。老弟跟官，劣兄實不知情。聞聽人說施大人趕到德州下馬。」二人正在講論，忽聽有人咳嗽一聲，天霸說：「這必是欽差大人前來，商議此計怎樣行法。」不知商議什麼計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